郎潛三筆

壬癸藏札記卷九

鄞　陳康祺著

松文清相國筠爲伊犁將軍時以貧故未能挈眷節俸銀五十兩已擇期迎取夫人役夫未行而銀適他用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擗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署居之别院而日扃其門供饌而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値俱取給焉公之内召爲冢宰也赴任後始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耶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前一事見公之操守清嚴化及閨閫後一事見公之賢勞盡瘁公爾忘私書之史策均美談

也

安化羅文僖公繞典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以為名在

詞館即究心經世之學湖南猺變

成皇帝詢軍事公圖形勢扼塞以進曹文正公振鏞言

於

上曰有用才也未幾上書房員闕

上詢於潘文恭公舉公及杜文正以對

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公對曰羅某吏才也曾

召對垂詢良久

諭近臣曰此人精神滿腹可外任遂自平陽知府洊督

雲貴歷官秦晉湘楚滇黔六行省湖南公本籍曾奉辦理團防之命力解長沙城圍攘冦安民功在人口其鄉人稱公少讀書嶽麓凡十二年歲再歸省必徒行曰吾以習勞也則公之志趣可想矣而

成皇帝知人之哲曹潘諸公薦士之誠即公一人亦可概其餘矣

沈文恪公荃久值南書房

聖祖數召入內殿

賜坐論古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

命公書之公每侍
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繇
上愈嘉其忠益其後公子宗敬復以編修入直
上命作大小行楷猶
諭及前事且使內侍傳
諭大學士李光地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屢指
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念荃之勤也康祺敬讀
庭訓格言
聖祖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休幾餘
游藝臨摹名大家手卷多至萬餘手寫寺廟扁榜多至

千餘仰見

睿質淵冲於一藝之微巳勤學好問如此固宜

至德豐功夐絕千禩道統治統一以貫之也

乾隆九年

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內府所藏書畫及欵識題跋與曾邀

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五十六年

諭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

睿裁凡九年入寶笈者皆用五璽其上方之左曰乾隆

鑒賞正員白文右曰乾隆

御覽之寶橢員朱文左下曰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
三希堂精鑑璽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惟藏
乾淸宮者加
乾清宮精鑑璽
養心殿
壽甯宮
御書房皆如之其藏
圓明園者惟五璽而已迨續編寶笈乃加
石渠定編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石渠繼鑑者則已入

前書而復加題證者也撰續編時阮文達公直南齋親瞻美富作石渠隨筆述之最詳今時隔百餘年或
分頒朱邸或
恩賞近臣且經庚申淀園之變金題玉躞亦竟有流落人間者詳晰紀敘庶博雅嗜古之士獲覩環寶知所愼焉

乾隆初全州謝公濟世起戍籍除湖南督糧道巡撫許容忌其剛直銜陽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私人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謝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具牒劾之巡撫格不行公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糾

公解任聽勘

諭總督孫公嘉淦赴南省會鞫孫故名臣爲巡撫及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等所蠱科罪謝公褫其職（互見卷四）於是湖南士民大譁揭帖訟公冤御史胡公定采民謠以聞

諭復遣侍郎阿里袞公及胡公往勘至則士民數萬爇香跽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狀獄具督撫兩司臬守令皆坐免謝公改驛鹽道天下快之

胡文忠公削平全楚出境督師

中興大局賴以旋轉其勳烈之赫赫海內識與不識咸

震而服之矣其學問則撿於勳烈世鮮有不盡知者公在軍治經史有常課仿顧亭林讀書法使人雜誦以已聽之日講通鑑二十葉四子書十葉事緊則半之而於論語尤十反不厭敦請者儒與之上下其議論旁徵列史兼及時務迨病至廢食猶於風雪中講肄不少休每問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頗不悖於斯義否其痛自繩削如此公所著有讀史兵畧四十六卷論語衍義十卷皆自抒其所心得而非掇撦以成書者宜曾文正疏陳勞勩尤服其進德之猛與

中興甲子之歲合肥相國肅毅伯李公既帥師平三吳

由蘇撫晉湖廣總督代之撫蘇者公兄瀚章也未幾相
國由湖廣攝篆兩江
特詔瀚章以湘撫權其缺又未幾相國旋節公兄移撫
浙江越二年相國督畿輔
詔瀚章再權楚督未幾開眞闔十餘年不更調時太夫
人迎養在署兄弟迭侍以節府爲子舍以大湖南北爲
湯沐邑官經四易而八座起居宴然坐享如在家庭攷
古人兄弟相代未聞有侍奉之樂未必極位祿之尊更
未嘗覯再三之遇
朝廷於李氏昆季

稠恩摯誼員乃曠絕班僚矣

國家風教醕美各行省以純孝請

旌表者刲肝割股之行史不絕書顧未有出之十歲以內者湖南永定呂茂才斆孚家貧父游學未歸母張氏病垂危思肉食不可得斆孚甫七歲出而貸諸屠屠不可泣而歸聞母呻吟聲益不知爲計忽念身有臂肉可割以啗母乃取菜刀礪之手揭右股肉割四寸許無血以布裹其創令五歲妹就爐火炙之以進母母噉而甘之病霍然起踰旬父歸喜張氏勿藥愈然察斆孚足微跛詰之詭以瘡對勘其瘡則卻走迫褫其裹則刀瘢幾

五寸方虹潰痂未落也於是鄉人皆嗟異同治三年學使呂編修朝瑞取斆孚入縣學有告以前事者賚之金帛且旌以聯逾年食廩餼學使溫編修忠翰特疏舉優行請以訓導用

詔許之異數也按平江李氏天岳山館集稱斆孚父孟卿嘗因母病刲股及父病革口閉矣乃羹股肉抉齒以進之病立起當斆孚救母時固不知父有是事也然則孝子之門必生孝子固天道之常而反是者殆已

無錫王武愍公恩綬年少爲蘇撫林文忠所賞識招入節署讀書文忠稱爲篤實君子道光二十九年舉北闈充宗學教習時惠邸奉

命稽察語人曰不視此職爲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習一人而已年滿以知縣揀發湖北咸豐六年二月抵武昌值粵賊上犯城閉不得入胡文忠方帥勇駐沌口留公於營已命支行帳矣公曰爲楚吏義當入楚城遂縋以入當是時饟匱援絕巡撫以下皆束手待盡屬吏多借符檄出城公入謁撫臣陶文節公及武昌守恭節公多山皆咄咄驚咤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獨患不得入此何時有此義烈男子耶仍令出就胡營公涕泣持不可翼日城破巷戰死公子燮二僕丁吳皆從殉康祺竊謂公於義可無死況文忠已留之行營相與馳

驅而不避艱險正足以抒平生報
國之忱顧留身待用之說誤人多矣如公之從容就義
蹈道不渝蓋儒者守經之學也
康熙初江蘇巡撫朱國治疏劾逋糧紳士前二籍所紀
崑山葉文敏公無錫秦太史松齡皆同時降黜者也時
修撰徐元文坐族人欠糧亦左遷鑾儀衛經歷是案三
吳士大夫削天官春官之籍者多至萬餘人後起用不
及什一二雍正十年山東撫臣奏紳士欠糧成習法應
褫
世宗以問部臣部臣曰法如此不褫無以警眾時桐城

張文和公以大學士綜吏部刑部事

上復問及公公頓首曰紳士抗糧固當褫第山東頻年

荒歉情可原乞

聖恩寬限一年儻來歲不完繩以法未晚

上惻然曰爾言是遂有寬限三年之

旨公一言而東人免褫奪者大小官吏及舉貢生監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或問朱公守法張公原情二者孰是康祺謬謂皆是也先王之道因時而張弛名臣之治隨地爲寬嚴山東夙非財賦之地江蘇不由水旱之葘康熙初政租稅每絀於多逋雍正中年綱紀無憂其不

肅二事同罪異罰是蓋
兩朝聖人大中至正之權衡非臣下所能意爲厚薄也
康熙五十九年山左鹽梟焚劫村落率黨橫行南北道
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文武大僚
捕獲百五十餘人事聞
詔侍郎張廷玉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往按治
聖祖面諭曰奸民聚眾妄稱名號謀不軌訊明應大辟
者即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即發遣張文和公細察獄詞
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賊自稱仁義王義
勇王飛騠將軍覩飛騠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

究也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八戍三十五人用肉刑十八人殘廢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二十五人初盜魁供黨羽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止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不連染一人世稱其寬厚按康熙全盛之世兵力精强野無伏莽潢池偶弄少懲創之足矣近人以此事明因果一若公之貴極台輔子孫其逢即由於是抑又惑也

咸同之交湖湘倡義猛士雲興桓桓將才殆難僂數顧求其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平粵匪捻匪回匪與賊相終始而功尤獨偉者則湘鄉劉忠壯公無與比矣公

自隸老湘營百戰江皖及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又迭衛畿甸以步當馬爲天下先其功在瑣書當與山河日月同悠久無待述矣攷公從軍十有八年僅歸省親一次年逾三十聘婦二十餘年未娶婦家議送女至軍中而公又驅馳無定所妻父乃攜女歷西江皖楚居二年皆弗值及後僑中州以待公旣平捻賊以回亂援陝道出洛陽始成禮會羽檄日數至居旬日即投袂行自是公遂靖節西陲不復與家人相見矣讀公碑傳覺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古人猶託空言公則見諸實事也

故事凡萘上

列聖
列后冊寶必齋送盛京
太廟尊藏
實錄玉牒修竟亦如之其齋送也除道千七百里具警
蹕如儀餮稿皆建蘆殿隨扈官校數千人例發帑金十
四萬下各州縣具供張而有司或陰以應領之帑賄上
官而自斂於民數且倍蓰上官爲所餌弗能禁也於是
上下交征視大差爲利藪民用重困咸豐二年
宣宗升祔禮成有
詔以明年三月恭迓

冊寶入陪都時南皮張太常鍱方以奉天丞兼督學政

適歲饑奉

旨煑粥賑所見饑民僅存皮骨公太息曰是尚能供大

差耶且

實錄將告成盍展期至秋間併爲一次遂草疏約當道

會奏皆掩耳不樂聞而筦尹事者且來力沮公憤甚恐

專疏多掣肘者乃以稍稿寄門下士御史李鶴年未兩

旬

特旨改期秋八月與

實錄同送留事心知公所爲不敢爭也後

顯廟實錄成亦援前案蓋公所建白其利益於閩以東者溥且久矣

先輩論

本朝閣部大臣宜祀孔廟東西廡者乾隆已前惟睢州湯文正江陰楊文定儀封張清恪高安朱文端桂林陳文恭五公今湯張已

特旨侑饗矣五公理學之精麤治術之純雜後生末學非可妄評其任事最久遺澤之最饜人心則莫如文恭公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任督撫二十有一所至於人心風俗必有禆益於其地之大利大害必有興

革殆近古所未有者公撫浙時繪有宦蹟圖康祺嘗獲見之章服儀衛典樸矜莊令人望而起肅不知自三撫陝西至

召正揆席有無續繪也

咸豐四年春粵逆陷湘潭圍攻長沙曾文正檄塔忠武帥師復湘潭復躬率水師及賊於靖港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終以事不可爲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公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時謗議叢集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

劾公公姑忍之援公仗鉞十四年九江祠門守禦門事畧見前
及是役皆屢瀕於死設當日竟如公志成仁取義公則
何憾潘臬諸君亦所快心其如東南百萬蒼生何錄此
以曉士大夫之狹中淺識拘論成敗者

乾隆鴻博科以
召試入詞館者吾浙人中首數堇浦何山次風諸先生
而會稽周蘭坡學士長發其才望幾與之埒學士成雍
正甲辰進士由庶常改知廣昌縣在縣時久雨山水暴
漲城垂沒士民號泣聲如潮湧學士乃以黃紙書銜鈐
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令保闔城民命紙焚

雨即霽水亦旋消縣城獲亡恙眾以謂平時循績所致云

乾隆七年

命許容巡撫湖北時鄒小山尚書方轉給事中疏言許容誣奏謝濟世按謝觀察被誣事見前奉

旨奪職總督以下承審官皆罷所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額手稱慶此彰癉之公吏治所由知戒也昨有

旨仍命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

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疏入

上遂寢其事鄒公儒雅近臣是舉頗見風力然立言恕
直至此亦難乎
聖明之容納矣
宜興陳其年檢討少清臞冠而於思鬢浸淫及顴準士
友號爲陳髯性好雅游以文章鉅麗爲海內推重相與
蹴角壇坫者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梅村祭酒有
江左三鳳皇之目其年未達時常自中州入都偕朱竹
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
禁中蒙
聖祖賜問褒賞康祺每讀湖海樓集輒歎其駢文胎息

六朝固已歷到流輩其塡詞則湛雄哀豔獨往獨來尤覺元明迄
本朝無與抗手也吳彭二君恐非勍敵

嘉善葉大令燮知寶應縣修決隄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政聲大起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並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語雖解嘲而清獻之介節忤時至使同列彈章者引以爲重亦足見人心是非之公已

吳薗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禽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頌酒

弦詩四方名士往還若鄉湖人呼爲三風太守謂多風
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旣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
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貧不數月成林因名
種字林世有劉義慶其人此二事當入世說新語
苕上筆估多於竹管鐫字以爲藏幟攷此製始於康熙
以後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嘗蒙
聖祖御筆書落筆風雲四字於卷端諸城劉文清公亦
嘗蒙
高宗宸題清愛堂天香深處扁額二公感激
恩遇管城鐫刻比之勒鼎銘鐘不意苕估之摹仿爲之

也落筆風雲諸種今中書君之庸劣者尚冒其名

上海棉花之利起於黃道婆見陶南村輟耕錄近人已

建祠以報矣按

國初上海又有丁娘者織布甚新因名丁娘布朱竹垞集中有

謝汪舍人丁娘子布詩

高宗丙禪

聖壽八十有六伏讀

御製詩五過堯城村一首注云昨歲讀蘇東坡書傳堯

咨岳事時年八十六計予歸政年正與堯相同實爲厚

幸仰見

聖德巍巍上符古帝而

天家作述之盛則遠軼唐虞爲萬也

乾隆丙寅

聖駕巡幸五臺山

迴鑾至鎮海寺積雪在林天然畫意因

命侍臣張閣學若靄爲之爲圖及庚午歲又

命若靄兄閣學若澄圖鎮海寺雪景

御筆題詩其上有傳語示其弟堅類蹤可師之句又辛

巳

命尚書董文恪公邦達卽景圖繪雪山越十餘年文恪子文恭公誥隨扈復奉
旨寫雪山圖進呈
上補題邦達畫云辛巳西巡携侍臣雪山卽景寫嶙峋今來積玉仍千嶂圖上之人作古人又
題誥恭進册云枚氏臯隨蹕雪山因命圖霧情宛可挹家法未全殊桐城富陽仍世淸華一家父子兄弟以常楊供奉之班擅荆關丹青之技屬車簪筆榮荷
天褒此
承平侍從之奇遭非特藝林佳話也

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西巡去臺懷數十里突有虎隱見叢薄間

上御弧矢壹發殪之父老皆歡呼曰是爲害久矣

鑾輿遠臨猛獸用殛殆天之所以除民害也因號爲射

虎川畧見初筆又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三碑自誇飛

矢逾崖刊石讚功至於再三是役

御駕過此勒馬而射連發三矢直逾峰巓居民遂呼其

地曰三箭山六藝精嫻在

聖人特視爲小技然而

皇武威棱震讋中外矣

陶文毅公澍官翰林恭值

仁宗皇帝祗謁

祖陵禮成公進呈擬上陵歌二十章并序其弟子鄭際

昌爲之注釋莊誦一過穆然見

本朝家法之善

列聖孝思之隆覺自周武王祭畢以來無此禮儀茂矩

也爰擇官書所罕見者敬謹錄存以垂掌故凡十三則

永陵在興京西北十里尊藏

肇祖衣冠

興祖直皇帝居中

景祖翼皇帝居左
顯祖宣皇帝居右
太祖高皇帝福陵在盛京東二十里
太宗文皇帝昭陵在盛京西北十里相距均在三百里
間
仁皇帝親製
太祖
太宗聖德神功碑頌又留寶劍於實勝寺
永陵山周十里
興祖陵頂上產瑞榆一株圓蔭城匡順治十年封其山

曰啟運
純皇帝親製神樹賦以紀之
福陵山周二十五里順治八年封其山曰天柱
太祖自興京遷瀋有鵶鳩羣集遼陽迺外藩歸順之兆
昭陵高六丈有奇順治八年封其山曰隆業
昭陵前鐫石馬二一曰大白一曰小白略見前筆乃
文皇帝御以破敵者
帝體豐碩乘小白日行百里大白日五十里
長甯寺尊藏
太宗冠服實勝寺尊奉

太祖甲冑
太宗所遺弓壯士弗能開矢長四尺有餘
國初舊俗以樺和膏傅蓬梗爲燭曰雹綳又曰葛燈
行宮設之以示無忘儉樸
凡謁
陵禮竣例宴盛京宗室於
篤恭殿謂之敦敘筵
太祖建大政殿左右列亭十近北二亭爲諸王議政之
所以下分列八旗
澄海樓在山海關外

純皇帝嘗登以望海

命從臣聯句倣宋人禁體凡字涉水旁者不用此次

睿藻賡吟仍用此體

十月初六日

萬壽慶期駐

蹕玉田縣之興隆寺行禮

賜名萬壽興隆寺併

賜寺前河爲榮輝河康祺謹按此嘉慶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再舉謁

陵大典時所紀述也文毅方掌吏科進冊後特邀

賡賞將全詩
選入南書房詩架圖以供
幾餘丙覽
君臣喜起之盛視唐賢十聯詩在御屏風
寵榮尤遠過矣
文穀集中又有
聖駕南苑大閱恭賦并序亦經際昌加注中有足裨攷
證者十則附錄之　蒙古諸番歲至熱河瞻覲
賜宴萬樹園
天聰五年造紅衣礮鐫曰天祐助威將軍

崇德六年

諭王貝勒大臣子弟習射壯者角弓羽箭幼者木弓柳箭不可荒廢

攻遵化城時小卒薩克哈圖先登

太宗親酌金巵以勞

攻永平時副將阿山葉臣冒火登城

太宗諭曰此我國家第一等材勇人也毋再令攻城以示愛惜之意

乾清宮尊藏

太宗戰圖八冊

順治十年

世祖幸南臺持弓顧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今天下大定機務殷繁朕身雖不暇常念茲不忘

上駟苑初隸

御馬監順治十年置阿敦衙門

聖祖嘗以三眼鎗刺虎又力能挽強每用十二把長箭圍中射鹿率貫腋洞胸

乾隆二年

高宗御佶閑騮獵南苑射中八兔

壬癸藏札記卷九終

城時曾以緝捕出力蒙
賞戴翎枝故
上猶識之也
仁宗整飭吏治雖末秩閑曹必愼重遴擇如此
陶文毅公官臺諫日錚錚有聲奉
命巡視南漕翼日請
訓甫入
殿側門即
諭曰放爾南漕矣爾尚有良心肯說幾句正經話
寵任之專由此其始矣

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賽馬香車極承平歲華之麗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二百年來舊例也

嘉慶壬申一冬稀雪歲將闌矣

上猶齋禱深宮除夕始祥霙普沛三輔同霑

仁宗喜甚元日

恩旨大學士慶桂董誥由太子太師銜

晉賞太保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各

賞銀四千兩定親王榮郡王各三千兩且

命分賞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賀諸臣均加一級

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官京朝文酒過從極一時朋簪之盛預訂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陶然亭後至者任酒資此會絕雅吾輩知交酒人多而熱官少大可踵而行之

我

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寳及天聰通寳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寳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紀值銀之數也與古半兩五銖等錢紀銅之輕重者異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

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甯府局鑄甯字安徽局鑄安字蘇州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局鑄福字漳州局鑄漳字臺灣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局亦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陜西西安局鑄陜字甘肅鞏州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仍用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州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局鑄桂字雲南雲南

府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俱照京局例以寶字爲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遵守並於錢面鑄年號以昭

王制於錢幕鑄

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萬世不刊之制也比年民間行用如天命天聰戶字工字等錢已偶一見之若安字武字鞏字密字川字黔字則從未寓目即康雍乾三

朝舊錢其鼓鑄精純輪郭完好者亦復日少一日而私

鑄私銷十八行省中終年無一舉發之案禁令徒懸圖法極壞職司九府者亦思挽彼狂流乎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illegible]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媼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觔今止用六七八萬觔明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觔今

止用百餘萬觔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明每年共用
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
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
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
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
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墻垣俱用
尋常磚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
萬歷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
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

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
間今皆現錢雇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
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
而已又
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
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
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
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
之節省也我

先朝節用愛民布在方策萬一年運以往諸臣媚子有以佃游土木導宮廷侈肆之萌者二三老成不難述成憲以相咨儆庶煌煌
祖訓星日長輝矣
溧陽狄公敬順治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時方官屯田員外也單騎之任毖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集諸生於學宮講臥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屏息駭汗不敢仰視或咨其過嚴公曰士習頽靡久矣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按時服色初定品官猶或沿明制也焚香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閱

舉用發一切經牘不得行而積弊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鮮入城市者聾號公爲鐵面學道公嘗識熊文端於鄉舉時後文端居金陵公巳告歸復相與講學談經簡東林白鹿之緒故文端誌公墓其銘詞有曰治稱廉敬功顯典謨按公著有尙書衍義殆非阿好云

定州孫巡撫洺生而機警負異材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興亡治亂而慕諸葛孔明李鄴侯之爲人順治初通籍即上書指陳利弊娓娓數千言由御史奉

命按蜀破巨寇劉文秀等且密陳吳三桂跋扈狀三桂

銜公深一再傾虹公坐是降調旋流徙盛京安置公至
鐵嶺僦屋潛居日手周易一編哦吟自得不知身在冰
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三桂反起補原官疏論
兵事多奇中巡鹽兩淮百廢具舉轉餉大有賴焉最後
擢撫粵西汰冗兵置戍堠停鼓鑄省郵傳養士擇將適
商崑農瘡痍頓起
聖祖嘗語左右粵西善後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初
王師凱旋經費不貲公嘗權宜動庫帑又前撫傅公因
饋餉不繼亦多所那移未及補而公卽世嚳發者劾公
侵隱吏議落職追賠

上曰郝巡撫廉能素著其所動支必非入己著免追取
公子進士林復牒上公冤
諭復原官賜祭葬康祺按公歿襄
聖運其所遇時會與孔明鄴侯不同而盤根錯節前沈
後揚樹立恢奇亦有以踐其生平之志業亦何恠少年
英邁早如處囊之錐躍冶之金耶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不論貴賤但祭竈神考我
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
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
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於

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
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
大內大庖井前南向中霤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戸竈井
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爲常是五祀之禮達於上下而
臘月二十三日之祭竈亦不得議爲俗例也
國初吳將軍英莆田人也幼爲海寇所掠投誠後以功
累遷至水師提督
御賜作萬人敵扁額加號威略將軍顧性喜吟咏有愛
女名縣字黃絹將軍親課之亦擅風雅閨秀正始集及

閩川閨秀詩話均載其詩

吳俗崇信巫鬼湯文正公撫蘇攘斥異端毀牖悟誕其上除五通神至今婦稚能道之矣乾隆間陳文恭公開府吳中亦有一二軼事與文正前輝後光者郡有北禪寺僧爲壇九成置佛於顛號於衆曰佛升天衆施金錢亡算積薪將焚之公聞之微服詣壇視佛乃陰敕有司收寺僧而自謂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公輿輿之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飲食餐以豨膏使不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而軍者吳人以鎮不祥云古之石敢當也或禱焉如

嚮士女坌集奸盜並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盍從我試之乎衆忻然從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噫是弗靈也已衆乃爽然盡散迹公此一舉若出於機譎權變之所爲究其厲俗化民志除奸宄則與文正同一作用也康祺按語佛升天一事與書有關之某太守某縣令者第考厯耕石學士元熙所撰公祠堂碑銘於公道誼經綸槩從其略而是舉獨詳哉言之學士長洲人其建祠與公殁不遠必非謬傳

顧學士又紀文恭撫吳日每鞫吏之舞文者得其實則集羣吏於庭曰是不獨一人一事矣某月日某人舞某弊吾以事小且不忍發也今發矣後有若此者誅無赦

由是吏人屏息其於民之作奸犯科者亦然按此即古人所謂勤於察愼於發刃其一而怵者百也有馭下之責者尙其取以爲則

吳縣顧逌副麓世所稱南雅先生者爲詞臣三十年文采照海內而結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學滇也道河南以風聞劾吏奸民入告闖逆匪林淸之變疏稱中禁嚴密故闌入甚猖獗則圓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值

宣宗初登極疏稱方今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

三者爲尤要

上召見稱所言皆是者凡三同列羨爲殊遇又公再遷學士時疏稱西域逆回滋擾不難鋤懸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欲請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葉爾羌又東南爲和闐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請慎簡大僚無區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其遷延因循攺司時適兩湖三江皆大水疏稱饑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靖終爲巨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

必先謀其生路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貲赴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往按此即唐臣劉晏就場征課之法名臣學士言其利者什八九謂爲非宜者亦什二三也二疏俱留中公初以論事左遷乃冷署迴翔仍侃侃敢言如是忠愛惓摯流露簡書然則砥礪學行養士愛才於公特小節書畫文賦凌跨名輩於公更緒餘也已

孫方伯詔成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爲甘肅武威本朝甲科之開山雍正初年解館改知直隸某縣會

世宗有事

先陵蹕經其邑大雪積

行宮門外數十故事凡宮門內外糞除之役宮監司之時宮監有所索於方伯未之允也輒呼縣官來掃雪方伯擁篲以前謂宮監曰縣官爲

天子掃雪豈辱事耶傴僂掃雪不已宮監怒將羣集而毆之於是方伯引其魁以出飭阜隸縛而加杖是時上官皆伺候宮門外聞之震懍遂以其實上陳且請罪

世宗覽奏欣然曰此知縣好大膽太監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

召見方伯慰勉者再未幾而擢守吾郡矣旋還甯紹台道轉兩浙鹽運使惠政令望至今不沫其杖責閹人與

初筆所述乾隆年間熱河巡檢張若瀛縛杖滋事太監若合符契尤爲世所傳揚謝山先生作方伯墓銘云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鶉棼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邇際中天乃起其裒峩峩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甎綫被三節矜式淮懸方面樹藩秉臬被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枌社桐鄉之東甘棠薇芾我思召公可見方伯之亦俠亦儒蔚成循卓固非但金花榜子爲涼州璺彥之處無也康熙幼時聞公負剛多年最慎庶獄嘗曰吾不能必人之無冤惟求己之無悔此二語亦刀筆吏座右良箴

趙甌北簷曝雜記稱康熙中

諭遣侍衛托碩至俄羅斯定邊界托碩美貌爲其國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規約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云云梁茝林撫部南省公餘錄據會典以駁之略謂自康熙二十八年平定羅剎命內大臣索額圖與俄國使臣費要多羅定議雍正五年郡王額駙策凌與俄使薩華等定議及乾隆三十三年四十五年五十七年三次皆因俄國籲請開市允准定約五條從無托碩所定十八條於枕席訂盟之事康祺按他書紀述俄夷均謂世傳女汗羅列男侍夫以窮邊蟲國禮教未興卽果有羈留使臣昏荒曖昧之

行亦殊不足奇唯碩托以
天朝近臣銜命萬里何至俯受羈絏廉耻蕩然人如山
陰之面首跡與子卿之胡婦當日同行星使完節歸來
有不起而彈之者乎趙氏之言殆如郢書燕說矣
張如緒字紹先康熙庚辰科進士為主客郎中以父世
恩百歲告養蒙
召見并
賜家居得具摺附闡世思起居此郎曹稀世之榮也見
濟甯州志
今士大夫奉使行役多著鈌襟袍即會典所謂行袍也

行裝多佩荷包飄帶亦曰風帶會典稱爲帉行袍之帉宜以素布爲之視常服帶微闊而短滿洲松湘圃相國嘗於扈從時語同列曰君等知荷包佩帉所由始乎我朝初以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儲食物爲中途充饑之用佩帉所以代馬絡帶恐帶偶斷則以帉續之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禮服乃飾以綢耳觀此知行裝荷包亦應用布而

開國諸臣披荆斬棘櫛風沐雨之勤勞卽一物一名已堪觀感也

虞廷分禮樂爲二職至周禮司樂之職屬之春官我

朝乾隆七年始置樂部凡
郊廟祠祭之樂神樂署司之
殿廷朝會宴饗之樂和聲署司之
宮中慶賀宴饗之樂掌儀司司之鐃歌鼓吹前部大樂
鑾儀衛司之均隸於樂部而以禮部滿尚書一人爲之
總理亦曰典樂蓋仿周官遺意云
張文毅公芾以咸豐甲寅罷江西巡撫僑居玉山著有
冰谿吟草（縣小名谿水玉爲山嶽紀偏何也）首列感事詩四十三章叙
用軍興以來平生師友殞身冠難及江西死事諸將吏
之作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忠次章云

嗚呼李文恭詩雖止四十三章然七章嗚呼武昌城十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不限於一人一詩也又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於礮血濺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戰血濺我纓左右駭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鄭貴淋漓血染賊頭路哈恩碎顱氣僅存鄭貴洞腹猶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乏饔飧我聞此語心悲切世人枉自談名節此僕二十不讀書臨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賦於

天今我報
國知何年將毋猶荷
君恩重媿汝國殤空淚漣康祺按公力扼豫章有功於
東南者甚鉅是集表揚忠義激勵同仇亦不朽千秋之
鴻製也其末段入生忠孝數言卽異日以團練使身殉
國殤之讖

康熙八年欽天監按古法推算是年十二月當置閏南
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卽爲
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閏當在明年二月因
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懷仁言乃改爲九年閏二

月嘉慶十六年曾欽天監事務定親王綿恩等奏嘉慶
十八年癸酉時憲書係閏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內爲
向來所未有因覆查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
應否改爲十九年閏二月
上諭置閏應有一定非可輕改恐該監推算訛舛復令
詳細通查嗣據奏稱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
冬至仍在十一月與
郊祀節氣均相符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
月內則
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均在正

月不在仲春且驚蟄春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爲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節氣俱屬相符復推算至後二百年其每年節氣及置閏之月皆與時憲書無訛

上乃從之觀此知從前欽天監推算亦容有微差倘非

先皇帝奉若敬授精益求精將一節偶誤百歲沿訛何以順天行而熙庶績乎時光緒二一年閏五月客有詢置閏之有無舛錯者因舉二事告之而并錄於此

康熙五十一年各省士子以

聖壽六十請開恩科事下禮部部臣以舊例所無難之

太倉王尚書掞曰以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飲娛賓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乎遂如所請以上得

旨舉行此我

朝萬壽開科之始見滑疑堂文集而士林鮮有知之者

本朝三元乾隆間一錢棨道光間一陳繼昌耳而有

國初天津鎭總兵王玉璧者中順治辛卯武鄉試第一

壬辰會試第一

廷試亦第一是武科中之三元也且王於前明崇禎朝

巳舉武闈第一人

國朝乃棄此重應試仍連中三元以今方古直與說儲所載崔元翰之四頭並駕齊驅矣視錢陳二君尤爲難遇

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初八日

上以皇元孫生

命儒臣檢閱四庫全書自古首壽得見元孫者凡幾人嗣奏三代以上不可考隋以前未有其人惟唐光祿大夫南昌人錢朗見山堂肆考宋參知政事饒州人張燾見周必大平園續稿元紹興人吳宗元見宋濂潛溪集明國子監博士吉安人

羅恢見明文衡又常熟人歸瑨見歸有光集瑨即有光高祖長洲人文徵明見徵明甫田集凡臣庶以耆壽得元孫者僅有六人而帝王則未之前聞云云然其時據直隸江西山東四川廣西各督撫奏報百歲壽民五世同堂者六家又各督撫奏報五世同堂者一百九十四家如直隸張璧湖北李進也貴州孫月英各得元孫自八人至六人不等尤為蕃衍蓋

聖化翔洽生齒殷昌同時名列奏章事登

御集皆先民罕遘之榮也

海甯楊少司馬雍建為

本朝諫官第一前筆述尚未詳方公初入兵垣時
駕數巡幸南海子公首上書請養
聖躬慎出入勞勤於原隰
世祖震怒謂
國家以武定禍亂順時于田示不忘戰乃宣公跪苑庭
面數其罪令免冠謝公但對曰臣惟知忠愛
皇上無他罪
上益怒色變往返數數過公前譙讓不已諸臣侍直者
咸股栗公神色不動
上乃曰而誼不闇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乎柰何翹翹然